

岗联四联经济社的葫芦井是怎么来的?旧城区的三眼井为何有三只“眼睛”?……每个老井都有道不完的故事。古人云:“古者穿地取水,以瓶引汲,谓之井。”井的历史由来已久,滋养了世世代代的里水人。自来水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,却抹不去人们对老井的情怀。让我们走近两个特别的老井,聆听那尘封的往事。



打开老井尘封的记忆

老街坊忆当年担水搵食,从井水到自来水,道不尽的仍是井水情

◎ 葫芦井

奇特的形状仍是不解之谜

“我们这里有个葫芦井!”看到笔者下乡采风,岗联四联经济社的村民黄福洪老人首先就提到了村里的葫芦井。从村口进去,穿过榕树头,在岗联二一巷入口不远处的围墙边上,笔者见到了这口老井。井口表面缺损的痕迹似乎在诉说其饱历风霜的过往,几道深深的裂痕成了其哺育世代村民的印记。

乍一看,其与一般的老井别无两样,为何叫葫芦井呢?“这口井的形状很特别,中间凹,两段凸,是葫芦型的。”洪叔给出了答案。只可惜,因井里水位较高,现场看不出葫芦井的形状。井口往下,是由几层青砖围成的井壁,再往下,便是裸露的土层。“既然是葫芦型,为什么这么久了它都不坍塌呢?当时又是怎么建的呢?好神奇。”80多岁的洪叔和很多村民一样,对此十分疑惑。“还有一点,虽然井里的水和土层直接接触,但从不浑浊。”为了证实井水的清

澄,洪叔随即从井里打了半桶水,只见井水清澈见底,在阳光下波光粼粼。

葫芦井的声音也很奇特。“打水的时候井里会发出‘bengbeng’的响声。”谈起葫芦井,几乎每个熟悉它的村民都会提到它的响声。

村中的老人说,这口老井是黄氏祖宗留下的,它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?随着老一辈的逝去,它的“身世”也渐渐成了谜。“起码都有200年了。我爷爷80多岁去世,他出生时这口井就在了。我现在都有八十多岁了。”洪叔推测道。“听我父亲说,我们姓黄的祖先从湖北省迁过来时,没水喝,挖的第一个井就是葫芦井。”村民黄惠安补充道。

尽管身世成谜,但葫芦井养活了四联经济社的一代代黄氏族人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如今,这口葫芦井依旧得到村民的珍惜和保护。据说,井边的围墙是住在井边的人家建新房子时为了保护老井而砌的。



由于水位较高,看不到老井的葫芦形状。

◎ 三眼井

滋养了旧城区的繁荣

在老街坊航姐的印象中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人们在旧城区三眼井边打水、洗菜、洗衣,儿女们在一旁玩耍,构成了热闹的生活画面。“因为用水多,井边很多地方都长了青苔,很怕滑倒。”如今,航姐已不再是当年的小姑娘,但仍住在井边,偶尔也还会打上一两桶井水来用。

在中隅横街5号旁边,笔者见到了这口老井。井口被一块大石板盖住,上面的三只井眼十分抢眼,每只井眼刚好允许一个桶通过。三眼井,也因此得名。由于用得少,井壁生长着的植物几乎伸出了井眼,而井口四周的石板缝隙里,也长出了许多杂草。

航姐的父亲,今年八十多岁的孔庆彬老人从小在井边长大。小时候,他就从父亲的口中得知,这口井建于清朝末年,



三眼井里的杂草几乎冒出了井眼。

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。“以前井口是完全敞开的。解放后,为了安全、卫生起见,才加了盖子,加了三个井眼。彬叔说,此后,这口井就被街坊们亲切地称为三眼井。”

对于彬叔来说,三眼井不仅滋养了他的生命,还曾帮助他支撑起了生活。当他还是十一、二岁的孩子,就已经开始帮店铺担水赚钱。“我帮很多店铺担过水。”年少的他早早挑起

了生活的担子。在彬叔的记忆中,以前通津街有很多旺铺,染布的、磨豆腐的、卖茶的……它们需要很多水,而且店主忙于生意,无暇干活,便会雇人担水,“有的给十几块一个月,有的给二十几块一个月”。有些缠脚老妇人,丈夫和儿女不在身边,也请人担水。每天早晨和傍晚,担水穿街走巷,就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场景。

◎ 情怀

有了自来水 每天仍打水喝

老一辈人谈起井,始终离不开的话题便是担水,担水已然成为他们脑海里抹不去的劳动记忆。

自来水时代到来后,这样的经历越来越少。里水自来水公司前副经理邓展龙介绍,里水片区最早用上自来水的是旧城区,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。最初是通过打井抽取地下水的方式供水。一个井,一两个水泵,直径四英寸的水管,供养了旧城区的几千人。

自来水时代下,不少曾经哺育大众的老井都已退出历史舞台,它们或被废弃,或被填埋,在一些村子里,因为乡村建设的需要,一些井被盖上了沙井盖。



彬叔一家现在偶尔还会打水。

即便这样,在许多老一辈人心里,对于老井,他们还是有讲不完的故事,有剪不断的情。笔者走访的不少村子中,一些村民仍在使用井水。在岗联四联经济社,老龙眼树旁的老井,仍源源不

断为村民提供生活用水。“这口井很清甜的。我每天都在这里打上一两桶水回家洗菜做饭。”四联经济社社长梁细详笑着说。

撰文/摄影 蔡诗萍
通讯员 罗洪敏